



罗典苏 主编

# 淮海惊流

湖南文艺出版社



# 沧海横流

——'96 岳阳抗洪抢险报告文学集

主编 罗典苏

副主编 李修凡 李自由

段 华 张阳球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责任编辑:周小立  
薛 健

沧 海 橫 流  
——'96 岳阳抗洪抢险报告文学集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岳阳市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5  
字数:200,000 印数:1—3,000

ISBN7—5404—1685—8  
1·1346 定价:10.8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置生死于度外  
挽狂澜于即倒

郑培民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七日

郑培民

范海樓流

子蓮行題



党政軍民奮起抗洪  
戰天斗地減災補損

題板書文學集《滻海橫流》

陽宗華  
丙子歲秋

# 目 录

沧海横流 .....	孟 建(1)
死守麻塘大堤 .....	张步真(62)
大堤丰碑 .....	王幼飞(73)
苍天作证 .....	梅 实(87)
残阳如血 .....	彭东明(104)
君山不倒 .....	周蕴琴(120)
最后家园 .....	刘祖保 张阳球(142)
巍巍油榨岭 .....	翁新华(157)
英雄本色 .....	程志忠 刘祖保(167)
龙城防线十昼夜 .....	陈 坚 夏 阳(179)
丰碑,耸立在洪峰中 .....	根 良 新 华 德 军 国 宝 建 云(190)
大 捷 .....	胡伯勋 张灵均(202)
厚地高天 .....	罗忠勇(219)
万水千山总是情 .....	段 华(239)
壮歌一曲惊天地 .....	沈 六 生 王 金 波(253)
在剑与钥的旗帜下 .....	李 自 由 徐 亚 平(267)
铁 血 警 魂 .....	黄 兰 兰(286)
情 满 洞 庭 .....	姚 婷(293)
后 记 .....	编 者(304)

# 沧 海 橫 流

孟 建

这是一场世纪罕见的灭顶之灾。

这是一场气壮山河的生死搏斗。

这是一部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

这是一曲震聋发聩的慷慨悲歌！

美哉，洞庭鱼米乡！壮哉，巴陵胜状！

是的，岳阳人民应该骄傲，岳阳拥有八百里浩浩汤汤，岳阳紧靠黄金水道，岳阳楼纳三湘四水，岳阳财源茂盛达三江！

然而，正如中共岳阳市委书记阳宝华在'96抗洪救灾总结大会上所说的，“这些过去我们津津乐道的优势，一夜之间全变成了劣势。岳阳的希望在水，岳阳的忧患也在水呀……”

这位生于湘水蒸水汇合处，曾在洞庭与沅水、资水交汇处任市长，继而转战东洞庭与长江交汇处任市委书记的魁伟男子，这位刚刚从惊涛骇浪中走进会场的抗洪主帅，扬起那张被烈日炙得烤得非洲朋友般的黑脸，将秘书精心撰写打印成册的讲稿丢置一旁，继续着他那举重若轻的幽默：

“经过这场百年不遇的洪灾。我才算真正懂得了一些过去经常讲而并无切身体会的词汇，比方说，什么叫灭顶之灾，什么叫水深火热，什么叫不死也要脱层皮……”

“同时，我更深切地领会了什么叫众志成城，什么叫人定胜天，什么叫泰山压顶不弯腰……”

这场灾难没有预兆！

然而，深受水患之忧的中共岳阳市委、岳阳市政府领导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懈怠。五月中旬，市级领导召开专题会议，阳宝华和兼任市防汛指挥长的市长黄甲喜调兵遣将，要求五大家领导立即下到各自防区督查防汛工作。

作为记者，我有幸多次耳闻目睹省市领导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间则忧其患的情景。

1994年春，岳阳市炮台山。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面对众多来自北京、长沙和岳阳的记者侃侃而谈：

“从山西来到毛主席故乡工作，这是我最大的荣幸。湖南湖南，洞庭湖之南，洞庭鱼米之乡，天下闻名，但是洞庭湖的水患也是闻名天下呀！前段时间，我沿洞庭湖跑了一圈，我深深地为湖区人民的生命安全所忧虑。我们有那么多的蓄洪垸，一旦遇上高洪水位，没有安全楼怎么行？因此，我们湖区的党政领导一定要高度重视大堤加固和安全楼的修建工作。”说完，他激动地站了起来，一字一板地说，“安全楼，保命楼啊！”

随着省委书记动情地立起，岳阳、益阳、常德这鼎足而峙的洞庭湖区三大市所辖垸内，雨后春笋般地崛起幢幢两层、三层的安全楼。在钱粮湖农场，当年的党委书记罗碧升还棋高一着防患未然筑起了若干安全台。

看着这些在特大洪灾中昂然屹立的安全楼，我想起当年周总理提议在长安街设立安全岛以保行人安全的佳话。

1995年5月1日，风雨交加。刚刚从益阳市市长的岗位上调任岳阳市委书记的阳宝华，从还来不及搬迁的益阳家中前往岳阳。

作为新任市委书记，他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他完全可以驱车长沙上坦荡如砥的107国道直达岳阳。但是以思维方式和表达方

式独具风格著称于政坛的他，选择了这个法定的假日，冒着气象台所公布的“小到中雨”，选择了一条用他的话说“离岳阳最近的路”——从益阳赫山区的八字哨横渡资江，抵岳阳市的湘阴县。汛期将至，他深知防洪压倒一切。

于是，湘阴县南湖垸、城西垸、濠河垸的泥泞里，留下了市委书记深深的足迹。阳宝华在湘阴县委书记陈奇达的陪同下，顶风冒雨沿湘江资水大堤各险工险段转了两天。

新来的市委书记以赴任后第一次下乡调查研究现场办公行动，无声地宣告了市委对抗洪防汛工作的高度重视。

我是 5 月 1 日上午从八字哨渡口开始参加采访活动的，我记得两天的风吹雨淋后我感冒了。

人们清楚地记得，近年来，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湖南代表团讨论时，来自洞庭湖区的全国人大代表阳宝华、黄甲喜、欧阳松慷慨陈词，郑重提出洞庭湖治理刻不容缓。这些提案和建议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一次听完代表发言后忧心忡忡，意味深长地说：“不要等到湖南淹掉半壁河山了再来治理洞庭湖啊！”

1993 年夏，朱副总理深入岳阳、益阳、常德绕八百里洞庭一周实地考察。

洞庭湖治理的沉重帷幕轻松地拉开，千里洞庭平原万众奋起，地动山河铁臂摇！

然而，两期治理都沿用 1954 年历史最高水位设防，不料山外青山楼外楼，还有高洪在后头！

我的采访本证明这些 96 抗洪战役的指挥者决非事后诸葛，5 月 19 日至 20 日，市委副书记苏仁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罗典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石佑赴岳阳县布阵督战，市委副书记丁来文、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云英同时赴临湘、云溪区一线大堤险工段

部署防汛。市委副书记程海波多次在不同会议大声疾呼：“对于水灾，我们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是的，长年同洪水交锋的洞庭湖人只有舍命陪君子，除此别无选择！

果然，从7月5日开始，中央气象台的卫星云图，这架扣动亿万人民心弦的巨琴，在万里长江与京广线交汇处上空这个琴键上，发出了刺耳的尖啸！

城陵矶水文标尺这根牵动万里长江的敏感神经，在排山倒海的洪峰中颤栗、呻吟！它刻骨铭心地记得1954年那场洪荒的水位是34.55米，这是一道43年没有越过的最高线。1996年7月上旬，洪水以平均每天80公分的速度猛涨，18日水位终于与1954年持平。7月22日，滔滔洪峰终于将35.31米这个历史最高水位横蛮地刻上岳阳人民的心尖！

暴雨如无数条钢鞭，残酷地抽打着无辜的村落，无辜的田园，天地间一片浑沌，水乡泽国成了立体的水中世界。老天爷发誓要将天南地北的降雨全部倾泻在这方水土。真个是祸从天降，祸水逼人，祸不单行！在高洪水位纠缠岳阳一个月的同时，四次高强度降雨近500毫米，也就是说，一个月就摊上了正常年景半年的降雨量。260万亩丰收在握的水稻棉花精养鱼池被渍水吞噬，被淹的稻苗仅露出几片叶尖、象落水者将手臂举出水面，向过往的行人默默地求救。还有东湖、黄盖湖、横岭湖、治湖等35个星罗棋布的小湖泊，如高悬在人们头顶的35个巨大的水盆，危机四伏。

外洪内渍，内忧外患！千里长堤，险象环生！

7月14日晚8时，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指挥部三楼会议室召开，我接到会议通知准时赴会。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会议室早已座无虚席，市政府副市

长，市防汛指挥部副指挥长陈志刚准时宣布开会。

“当前第一位的工作，也就是压倒一切的工作是什么？是防汛，是抗洪！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市委书记、市防汛指挥部政委阳宝华一字一板，掷地有声！

风尘仆仆从长沙赶回的市长、市防汛指挥部指挥长黄甲喜，传达了当天上午召开的全省防汛抗洪紧急会议精神，代表指挥部命令 24 名市级领导再次赶赴各自责任区布阵督战，强调洪水来势凶猛，守土有责。

7月 15 日清晨，一辆辆贴有“防汛抗洪专用车”字牌的越野吉普车，从市区分赴各县区场。五大家领导径直奔赴各自责任区最险地段。

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郑培民当晚匆匆赶赴岳阳，顾不上喘口气就来到指挥部听取汇报，研究战略。

一场亘古未有的殊死拼杀在洞庭平原千里沃野拉开战幕！

就在这天，黄甲喜和市政协主席高碧云、副市长罗碧升组织召开城市防洪紧急会议，要求不惜代价，确保城区安全渡汛。

7月 15 日夜，湘阴毛角口。

’96 岳阳抗洪首战在这里打响。由于资水上游拓溪水库泄洪量以 6000 立方米的流量扑向洞庭，毛角口首当其冲。南湖垸和洞庭垸的 13 万人口的生命财产和毛角口一道承担着这从天而降的风险。24 小时内，江水上窜 1 米，眼看洪水将漫过堤面，毛角口危在旦夕！

一辆防汛指挥车在滂沱大雨中急驰，车灯扒开昏黄的雨林，车轮疲惫地爬上渡轮甲板，抵达毛角口已是凌晨 2 时，市委副书记程海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德明匆匆下车，冒雨察看险情。

此时的毛角口已是人来车往，灯火一片，湘阴县委书记陈奇达、县长冯自敬率数千抗洪大军正在迎战洪峰。

程海波边察看险情边听情况汇报，少顷，他打断别人的话头，果断下令：与洪魔抢速度，在堤面上赶筑一米半以上的子堤，再准备 100 块预制板供险处护坡。

翌日上午，依然大雨如注。匆匆赶赴岳阳指挥抗洪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郑培民与岳阳市市长黄甲喜一道急奔毛角口。目睹省市领导站在风口浪尖研究处险方案，抗洪的干部群众士气高涨，毛角险口水涨堤高！

与此同时，又一辆防汛指挥车从湘南顶端的蓝山县出发，日夜兼程横跨三湘，风驰电掣地直奔湘北最顶端的岳阳。车上坐着心急如焚的省委副书记储波。储波曾任岳阳的市长、市委书记，深知汛情对岳阳来说意味着什么。六县市三区五农场若干险工险段，全写在他脑幕上，汹涌澎湃的洪水，仿佛一齐冲击着他的心胸。

“岳阳，岳阳！情况怎么样？城陵矶现在水位多少？”

“宝华，宝华！湘阴如何？”

“甲喜，甲喜！麻塘怎么样？”

省委副书记的手机超负荷工作，机身已经发烫。

是的，储波的心也焦灼得发烫！

指挥车风驰电掣，象利箭欲射穿茫茫雨幕。

这天深夜，市防汛指挥部召开全市防汛紧急电话会，储波、郑培民到会并作重要讲话。阳宝华、黄甲喜通报汛情说，城陵矶水位已达 33.43 米，超危险水位 0.43 米。预计 20 日将达到甚至突破 1954 年水位。暴雨已致使全市百万亩农田、70 万人受灾，共发生大小险情 231 处。要求全市动员，全力以赴，严阵以待，迎战洪峰。

17 日深夜，刚从一线堤垸赶来的省市领导来不及脱下长筒雨

靴，就直奔指挥部三楼会议室。室内烟雾缭绕，如同战场硝烟弥漫。是啊，南北顶托，四面告急，一场抵御超历史高洪水位的大仗恶仗在所难免！指挥部气氛空前紧张。

储波摊开笔记本，条分缕析，侃侃而谈：综上所述，根据培民、学平、宝华、甲喜和志刚等同志的意见和当前的严峻局势，我们必须作好打大仗，打恶仗，打持久战的精神准备，坚持保大堤，保大垸，保县城的战略，坚守险工险段，迎战特大洪峰！”

17日下午7时，湖南省军区参谋长罗学平少将率官兵挥师岳阳。18日下午3时半，正同储波、郑培民一道在岳阳县新开乡杨柳垸指挥抗洪的将军收到老母亲于中午病逝的加急电报。岳阳衡阳，半天的路程，老家亲友渴望将军回家为慈母送葬。

罗将军生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4年。日寇铁蹄下的衡阳，兵荒马乱，生灵涂炭。婴儿爱哭，不少母亲就是因为孩子的哭声招来杀身之祸。

“把学平送人吧，要不，就是卖给别人也比被鬼子一起杀了强。”好心的邻居这样劝道。

“不，学平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母亲一边捂着正在啼哭的小学平的嘴，一边躲避日机的轰炸。

就这样，母亲将放着婴儿的竹篮提着、搂着、捂着、护着，保住了这条幼小的生命。

几十年军旅生涯，罗学平忠孝不能两全，作为儿子他深深愧疚。今年7月初，母亲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别无他求，渴望见儿子一面。然而汛情就是敌情，身为少将的儿子一直没有离开指挥岗位。

想不到洪水未退，母亲就与世长辞了。无情未必真豪杰，莫道将军少柔肠！参谋长胸中如洪水在撞击，热泪扑嗖嗖洒向脚下的

长堤，耳畔似乎响起了母亲的呼唤，眼前仿佛看到了回雁峰下乡亲们期冀殷殷的目光……

“报告参谋长，麻塘大垸出现险情……”

将军闻声一震，他来不及擦干泪水，转身朝大雁飞去的方向立正站定，缓缓地、缓缓地举起那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右手，敬上了一个沉重的，也是给母亲的最后一个军礼！

惊涛拍打着麻塘垸大堤，仿佛奏响悲怆的哀乐……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这里是祖国的大动脉京广线中段的一个小站——麻塘。从岳阳市至岳阳县城荣家湾之间 20 多公里铁轨，横卧在破垸而起两三米高的路基上。

坐在列车上的旅客很少知道，就在距离铁路一公里外那道单薄堤身所挡住的，是千年不遇高洪压顶的茫茫洞庭湖。

7月 17 日上午，我和岳阳电视台文艺部副主任李斌在岳阳县中洲大垸采访。但见中洲大堤险象环生，驻湘某部官兵泡在风浪里垒石袋打包围，内堤千余干部群众穿梭往返挑土压脚，昔日完好的大堤此时遍布篦齿般的导浸沟。市委副书记苏仁华、市委常委罗典苏正在现场指挥抢险。

险情还在扩大，储波副书记在百里之外的另一抢险现场打来电话，要求死守确保中洲垸。我和李斌以为捕捉到了最险要堤段的好镜头，不料罗典苏部长说：“这算什么？你们到麻塘大堤上去开开眼界！”末了，罗部长强调说，“最险的地方叫二墩子，土旁加敦促的‘敦’。”

于是我们立即赶赴麻塘大堤二墩子。

只有地震和泥石流才可能出现眼前的险状和惨状！3.22 公里的堤段连体坍塌，本应是坚固完好的大堤承受不了超历史高洪

的巨大压力，大堤内侧终于与堤身痛苦地撕裂，呲牙咧嘴东扯西拉地滑下去。一条浑然一体的长堤变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最严重地段堤面仅剩下不到1米，裂缝最宽处达14米。一块刻有“麻塘垸”字样的石碑被连根拔起，仰卧在瘫痪了的残堤上，目瞪口呆地望着无情的苍天……

堤外，是与日俱涨，浊浪排空的洞庭湖。早已膨胀多时，日夜燥动不安的洞庭湖，掀起排排恶浪，孽龙般东碰西撞，竭力寻找某个最薄弱的堤身为突破口，企图一泻为快！

一旦大堤溃决，洪水不仅将吞没垸内15000人口的生命财产和两万多亩良田，更为严重的是，与大堤平行相距1公里多的京广线就将被冲被淹被阻被毁。如果这根贯穿大江南北的祖国大动脉停止运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也将为之震颤！

7月16日起，省委副书记储波，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郑培民，省军区参谋长罗学平，市委书记阳宝华，市长黄甲喜等先后走遍了麻塘大堤。储波站在堤上忧心忡忡地望着无边无际的洞庭湖，又回头看看横贯垸中的京广线，心潮随着满湖激浪而奔涌。

“呜——”

“哐当哐当——”

一列列车挟雷带电由北向南，进入这些抗洪将帅的视线。那咔嚓咔嚓的车轮象是从人的心头碾过。

“仁华呀，天塌下来也要顶住！无论如何要保卫麻塘垸，保卫京广线！”

苏仁华默默地向储波点点头。就在这点头之间，他感觉到了沉重的压力和神圣的使命。

7月18日，二墩子堤段出现了3公里多长的大滑坡。12时许，只听见隐隐约约一声闷响。二墩子堤身发出痛苦的呻吟，随即出现地震般间歇性连体下滑，象一队不负责任的醉汉你拉我扯醉

卧沙场，象一排不堪重负的举重运动员东倒西歪瘫痪在地……

市委副书记苏仁华的手机一阵骤响，一种不祥的预感掠过他的心头。一接电话，果然是麻塘出险。他和市委常委罗典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石佑登上指挥车，箭一般射向麻塘。

紧随这辆指挥车的越野吉普车内，坐着一位年方38岁的副厅长——湖南省广播电视台的覃晓光。岳阳县是省广播电视台的防汛抗洪联系点，7月11日，他率几位处长就上了前线，连日来外洪内渍肆虐横行，覃副厅长马不停蹄日夜督战。此刻一听说麻塘出险，他把碗筷一推就上了车。

七弯八拐，左冲右突，指挥车在下午1时前赶到现场。不等车停稳，苏仁华、罗典苏就跑下车直奔塌方处。

眼前的情景连久经沙场的岳阳县水利局高级工程师龚壤山也目瞪口呆！3.22公里大滑坡，最险的600米内，最长的连体滑坡达180米，最窄处仅剩下0.8米堤面。

一道道深不见底黑古隆冬的裂缝，还在向南北两端无限延长  
.....

苏仁华此刻显得异常冷静。他与罗典苏稍一合计，罗典苏把手一招，头头脑脑和专家参谋的立即聚拢，一个简短的决策会在这触即垮的险堤上召开。

“根据省委、市委的指示。麻塘大堤要死守确保，不能有丝毫动摇！”苏仁华严肃地环顾一下大家的神色，那眼神分明在说，“同志们，关键时刻到了！”

接着，苏仁华综合大家的意见，果断作出下列决策：内堤块石压脚，平台填土，开沟导浸，削顶减载；外堤打桩固堤，砂卵灌袋，包围护堤。通俗地说，就是稳定内堤的同时，在摇摇欲坠的外堤（准确地说是堤壳）之外再筑一道新堤！

罗典苏、刘石佑等简单地强调：“非常时期，要执行铁的纪律！”